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癸巳

六云夫人燈昏天墜且然

國朝書

宋書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握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年譜附錄

卷一

一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己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

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未

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議也

癸巳後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專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用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督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

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

如看論語今日

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後段雖好且未要看直待此段分曉說得反復不差仍且盡日玩味明日却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此主一之漸也若不

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

年譜附錄

卷一

二

何按伏得下

癸巳後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

癸巳後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必來書。舉程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書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

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簡節。踈目先整頓。得大體是。當然後。却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

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

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

之辨不當以此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

明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

其所當然也今日一與物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

年譜附錄

卷一

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

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地

竊意聖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踈畧以病後世之學

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

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

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

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

知者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

矣

甲午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

語錄 聖人言語甚實且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
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却只於渺渺茫茫處想
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
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
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語只爲漢儒一向尋求
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
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
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
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
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卽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

余大

年譜附錄

卷一

六

雅

庚子

五十一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
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
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
已分修習隨已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不至明道
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雖不
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底竒特工夫
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
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

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
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
相似就此痛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
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
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
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
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
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
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
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
年譜附錄

卷一

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葢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
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斬向必欲得
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

與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
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
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
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爲此也若但
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
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
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

與子後

壬寅

三

答項平父云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徧詳密不靠一邊
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只恃一箇敬字更不
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
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不到之處乃爲善學也此
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
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得記得不知所識所記指何物而
言若指此心則識者記者復是何物心有二主自相攪
拏聖賢之教恐無此法也持守之要大抵只要此心常
自整頓惺惺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句與從上聖
賢相傳指訣如合符契但講學更須寬平其心深沈詳
細以究義理要歸處乃爲有補若直草草領畧就名數
訓詁上著到則不成次第耳

年譜附錄

卷一

八

答陳膚仲云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
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陸學固有似禪
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
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
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
然大悟也

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所謂涵養工夫非是閉目合眼如土偶
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
得其理而已

壬寅後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偷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度幾枝葉自然張旺耳

壬寅後

癸卯

二十四

答項平父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唯以尊德性年譜附錄

卷一

九

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度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卽轉見支離無摸索處

矣

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

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卽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卽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說似淺却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卽所謂考之事爲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至五

答董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

卷一

年譜附錄

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真是聖賢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董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濶卽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每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

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要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畧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

年譜附錄

卷一

十一

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

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儻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旣曰各具一太極則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旣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

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濶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不答黃直卿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量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洪武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年譜附錄

卷一

三

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
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真是
學間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
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真到聖賢究竟地位亦
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
顛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
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
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
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箇怪異奇特事看了日
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滋然無實
年譜附錄

卷一

四

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
己之實也

後記

答管體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
亦多如此其言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
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
其說有太快處以敢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
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
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
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却許多懸空闊說庶幾平穩耳

乙巳

丙午

答潘恭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真是年譜附錄

卷一

五

問

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興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會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會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

丙許平疑不費主職與志未

考異

答劉子澄按此云方別尊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
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
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
不手用功處路陷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
言不語工夫也按此兩書鄉譜皆載之而余注語
亦附其下但後書截載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
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
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已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
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
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年譜附錄

卷一

六

答潘恭叔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
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應病
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
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鄉譜僅載前段
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
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主敬工
夫益親切皆是諛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朱子此年始其大覺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
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
乃覺看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章句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著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窠臼也

丁未後

年譜附錄

卷一

七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尚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畧可考而已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五十九

朱子年譜卷一

其由而言

答符復仲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只

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

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

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

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要純熟直

待元本作得得誤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

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

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

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躐所以凡事草率粗

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

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

年譜附錄

卷一

七

自見其益矣

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喻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

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

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

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

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

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

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

夫方見許多名字並皆脫離而其功夫實處却無欠闕

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喻存養工夫甚慰但此亦是依本

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越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交他真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義理亦揀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

戊申後

答陳抑之云曩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竒深涵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儻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

年譜附錄

卷一

九

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

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

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喻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却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第耳非是以今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

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

年譜附錄

卷一

一

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工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戊申後

己酉

不精即味以爲收同該平於中謂故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益精密平實恨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啟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謾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
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
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
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

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會做工夫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量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

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已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當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罷却許多閒安排除却許多閒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脚已酉後

答林伯和云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邇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已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真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爲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置此而卽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則力自進持之以久臺臺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徃古人爲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盡在此矣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也

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

後

語錄 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因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

行也要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
先要安無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道心
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
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就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
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

楊道夫
已酉後

庚戌

良心得無窮良學善理在明於其夫且啓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
裂止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
便先入者爲主而又驅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
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爲所欺而復以欺人
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爲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舍

年譜附錄

卷一

語

其舊而新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真實說盡
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
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爲人大言相
誑如九方臯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玉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
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爲
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
中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騫走作之意耳持守
得定而不馳騫走作卽是主中主中卽是敬只是展轉
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中主中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爲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

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

年譜附錄

卷一

五

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

庚戌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方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更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

計也

庚戌後

答曾泰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缺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注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沉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未詳何時以編次之例考之當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稱停他都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

年譜附錄

卷一

五

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旣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

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

楊道夫

某覺得今年始無疑

章伯羽

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澈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真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

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

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濶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濶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

陳淳

年譜附錄

卷一

三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煞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會教人煞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

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書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

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

陳淳

考異 謂此不甚合則然此四原又與本原而不同

朱子在漳州云南來吾道得云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內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濶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專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卽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窮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轉了朱子語脈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

年譜附錄

卷一

天

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初未嘗言尊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尊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尊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闔與何以異哉安卿問曰看道理尊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却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率多雜以己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

未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學
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全譜附錄

卷一

完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終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畧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年譜附錄

卷二

一

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却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憂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卽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却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卽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
又答劉公度云窵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

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義蓋多得之已畧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却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工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

年譜附錄

卷二

二

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錙銖未必能真有益也

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

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度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却無可下手處此本既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却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其所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 蜚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趨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謂此云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言
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
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果齋李氏所論
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
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
指也

壬子

會於聖賢立言辨道精於全爲學工夫固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
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
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比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寬著

年譜附錄

卷二

四

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捏造作務爲切已所以心意急
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既讀聖
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
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
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癸丑

而聖賢之學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

答鄭仲禮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
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畧
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
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况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已矣來論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蠡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徵學者注其心於茫昧

年譜附錄

卷二

五

不可知之地以徼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

非謂獨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循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 漢卿問前年待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

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葉賀孫

得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到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脚

年譜附錄

卷二

六

痛灸脚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

時

舉癸丑後

考異

答許中應 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卽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離於章句訓詁之謂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自欺謹其

獨之戒未嘗不二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寧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直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故朱子但譏其顯著處多所間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真有無所不至者而於陸氏之學迥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

年譜附錄

卷二

七

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遺書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卽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專向上去亦此意也

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

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
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
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
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
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
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
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
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
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
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
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

年譜附錄

卷二

八

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
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
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
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
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
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甲寅後○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

李和第一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貼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已
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
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
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諭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年譜附錄

卷二

九

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迤邐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熹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論日用工夫甚慰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

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却爲不會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

年譜附錄

卷二

十

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曾景建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卽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

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
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景建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甚易而爲之實
難爲之甚難

元本作
易說

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

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
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
自然見得意緒若驚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
來之清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蹉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不先
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
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媛媛殊殊
年譜附錄

卷二

十一

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
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
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
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
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
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乙卯
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

元本作
但誤

務存養者

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
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
文字血脉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

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只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置勿令差誤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判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

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灑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灑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年譜附錄

卷二

三

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攷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

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夾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

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閒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更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逼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真爲判然二物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也

乙卯後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却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畧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分

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却在著實向低平處講

年譜附錄

卷二

十四

寃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却好且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真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動蕩攪聒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也

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屏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剝剔及此暮年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答孫敬甫云示諭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

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如意元本作遇誤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今誤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 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蓋多有之若妄意躐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而人亦不敢輕有訾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此也

丙辰

年譜附錄

卷二

五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

真知是非之辨而為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淡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為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功夫則却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年譜附錄

卷二

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論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之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為主所居既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熹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為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為後賢之憂耳

又答劉季章云熹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筆削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年譜附錄

卷二

七

答孫敬甫云南康語孟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却於詭僞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又云舊書讀之覺得平淡著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謂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

覈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句脈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畧用今人言語體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却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

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

年譜附錄

卷二

七

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

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

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言格
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攷
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
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箇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
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
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却有牽強費力處
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
哉可不戒哉

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 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
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

年譜附錄

卷二

五

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
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
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
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記所疑

丁巳

癸未

語錄 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
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問
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
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

輔廣

在這裡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

林夔孫

又諭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更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

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擇其

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脚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答潘子善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快。朋游少見其比。區年譜附錄

卷二

三

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工有所施耳。以論言其成終統此言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慮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體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爲誦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張一鐵生有某區著此心。到便說語無執。區區不

戊午

年

九

告

云

預

論

論

學

之

意

善

矣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卽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卽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

思慮云爲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
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
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爲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謾往
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諭謂病只在懶惰者亦只消得此一病
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
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
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除之病者亦信未及
况自以爲無則其有者將至矣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
以自省者亦太踈耳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
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
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年來頓覺衰憊殊甚死期將
至而朋友間未有大可望者令人憂懼不知所以爲懷
季章千萬勉旃乃所深望

答林德久云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處無非自己身
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
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答林正卿云讀書之法須是從頭至尾逐句玩味看上
字時如不知有下字看前句時如不知有後句看得都
通透了又却從頭看此一段令其首尾通貫然方其看
此段時亦不知有後段也如此漸進度幾心與理會自

然澁洽非惟會得聖賢言語意脉不差且是自己分出
身心義理日見純熟若只如此匆匆檢閱一遍便可隨
意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已分上亦有
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諭所云書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等說
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閒說只
著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
取勝也又云趣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趾
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
杜撰計較別尋路脉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
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度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
年譜附錄

卷二

垂

已未

跋南軒主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
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
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
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
敬則只是敬更等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
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未詳何時
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誦淳日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這
五句是爲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

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三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

年譜附錄

卷二

四

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

陳淳

學問去惡變成兩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陳淳

五夫志公傳五知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會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姿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天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顛破放那邊也恐顛破這天理說得蕩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沂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

年譜附錄

卷二

五

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

陳淳

淳曰天理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

先生曰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目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會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葢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

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消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

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年譜附錄

卷二

五

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個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近來看這樣話都是閒說不是真積實見

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至故訓語最多所謂倒廩傾困羅列而進者其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

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重在四面奏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却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却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繫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者

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者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奏合只成一件物事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奏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却又曰致知就這事上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

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所嚮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祈禱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槩如此候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却亦讀得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真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

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謹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閒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度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分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

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喻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耳非病其不曾捉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喻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看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繫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觀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

道愈遠也

語錄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

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
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真箇是有一箇物事如

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

自有一箇無位真人模樣

黃義剛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
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
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
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
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

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黃義剛。按此條又

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

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確故

附著之

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暮至建寧未久辭

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

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真所謂晚年定論

者安卿在建寧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

義剛錄在癸丑以後據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

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

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

一作答劉公度

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

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畧不曾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却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特節是勾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而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却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讀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却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

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祿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已丑至庚申為年譜附錄既纂集盈帙適會有疾浸劇竟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尚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藁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匯為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兩卷男箴聽謹識

年譜附錄

卷二

三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終
文政七年刊



